

契卡洛夫

巴依杜可夫
塔拉索夫著
奇尔斯科夫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7724

契 卡 洛 夫

Г·巴依杜可夫
(苏联) Д·塔拉索夫 著
Б·奇尔斯科夫
馮 由 礼 譯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6年·北京

契 卡 洛 夫

巴依杜可夫

塔 拉 索 夫 著

奇尔斯科夫

馮 由 礼 譯

★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前門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★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4\frac{3}{16}$ • 插頁1 • 字數85,000

1956年11月第1版

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6,500册 定价(7) 0.40元

統一書号: 10001·6

Г. БАЙДУКОВ Д. ТАРАСОВ Б. ЧИРСКОВ
ВАЛЕРИЙ ЧКАЛОВ

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II
МОСКВА,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, 1949.

內 容 說 明

契卡洛夫，原是伏尔加河上的輪船鍋爐工，后来成了苏联杰出的飞行家。劳动鍛煉了他堅強的体魄和克服困難的精神；人民加强了他酷爱飞行事業和为祖國爭光的信念。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，他在航空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就——多种多样的特技飞行，卓越的駕駛技术，以及航空史上空前未有的从莫斯科穿过北極到达美国的飞行——都赢得了世界声誉。这个剧本通过契卡洛夫在飞行中所建立的功勋，展示了契卡洛夫勇往直前、不断前进、充滿創造性的光輝性格。

統一書號： 19061 · 6

定 价： 0.40 元

晦暗而慘淡的波羅的海沿岸的景色。霧。雨。

飛機場。

在一片朦朧的空地上，顯出三個一動不動的軍事飛行員的人影。濕淋淋的皮夾克閃出暗淡的光澤。

這三個人為什麼一動不動地站在傾盆大雨里，還不能使人明白。

又高又瘦的指揮官阿廖申，憂愁地注視着這場惡劣的天氣。雨水順着他那濃密的、把整個胸膛都遮蓋了的大鬍子，一條條地往下流。他焦急地踱了幾步，打開捏在手里的一張紙，看樣子，他這樣做已經不止一次了，然後他慢慢地讀着，更確切地說，是在背誦着紙上的字。

我再一次堅決要求你們對主力艦“馬勒特”號進行偵察，並和它建立通信聯繫……

艦隊司令官。

站在指揮官身旁的飛行員，愁眉不展地說：

“不可能飛行……”

“我也知道不可能……”阿廖申厲聲地打斷他，然後用一種比較平靜的口吻，仿佛是在商量或斟酌什麼事情似的，不經意地問：“誰能？”

飛行員默不作聲。

那個站得稍微遠些的古老的空動機械師，低聲地但很有信心地說：

“契卡洛夫。”

阿廖申冒起火来：

“绝对不行！……我要把他脑子里那些胡闹想法都给除掉……你这个老母鸡，又在我面前替你那个老朋友说话！向后转，进屋去！”

空勤机械师完全按照规定做了“向后转”的动作，往前走，但是走了几步，就站住了。

阿廖申又问那个飞行员，这次语气已经比较坚决了：

“还有谁？……”

飞行员冷淡地回答：

“契卡洛夫。”

阿廖申怒气冲冲：

“我不许您再提到他！……除了他还有谁？”

飞行员还是用原来的声调：

“我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，看着自己马靴的靴尖，叹了口气，又加上一句：

“还有契卡洛夫。”

驻军禁闭室里的一间小屋子。铁床，板凳，桌子……。传来了歌声。

契卡洛夫坐在桌子上，摇摆着马靴，望着窗外……他一点没有显出愁闷的样子，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气，用愉快的低音唱道：

无论受苦或享乐，

对我都是一个样……

他那英俊的側面，垂在額上的一綹亂髮，輪廓鮮明的臉由于年輕還多少覺得溫和些……

窗外暴雨的伴奏聲显得很單調。

門响了一下……傳來急促的脚步聲……

契卡洛夫茫然地朝屋門轉過身去。

渾身濕透了飛行員，興奮地站在門口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：

“窩里卡！”^①

飛行員的背后露出機械師巴勒·巴雷奇一付幸福的、笑容滿面的臉來……他把帶眼鏡的飛行帽扔得老高……

契卡洛夫臉上的表情立刻變了樣，他突然敏捷地跳過桌子：

“飛行嗎？！”

又是飛機場……大雨……

阿廖申和巴勒·巴雷奇同樣以那種一動也不動的姿態站在那兒等待着。

風和雨抽打着他們望着天空的眼睛。阿廖申用牙齒緊緊地咬住一支早就熄滅了的和濕透了的紙烟。

一堆堆半明不暗的篝火，徒然想冲破這一片陰霾的黑暗。升起了令人感到不安的信号彈，它們吃力地飛上天空，爆發出不大明亮的火花。信号彈微弱的光亮在航綫上若隱若現。

阿廖申看了一下表，枯澀地說：

① 契卡洛夫正名瓦列里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“飞行兩小时了。”他又轉向机械师問道：“有多少汽油？”

“够兩小时用的，”巴勒·巴雷奇皺着眉头嘟囔着。他們又沉默下来，緊張地傾听着……

突然从头顶上傳来一架隱在大霧里的飞机的隆隆声，然后飞机声又掠空而过。
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随着声音轉过头去。忽然一切又都寂靜下来了……他們焦急不安地交換着眼色。

头顶上又响起一声長嘯，嘯声掠空而过……

“他們不能降落，”机械师着急起来。“看不見地面！”

“信号彈，”阿廖申說，“再放些信号彈！”

机械师朝大霧里跑去……

可是又傳来了隆隆声，發动机的响声越来越近……越来越响……

阿廖申拔腿就朝傳来响声的方向奔去。机械师也随着他跑去。

差不多就在他們身旁，从大霧里鑽出一架正在着陆的飞机的暗色剪影，它一跳一跳地向前滑去……

“契卡洛夫！”巴勒·巴雷奇站住了，喊了一声，接着，就像是响应他的喊声似的，一排放迟了的信号彈轟地一声飞上天去……

一个黑色的人影慢慢地从飞机里爬了出来。

双方互相走近了。

这不是契卡洛夫，这是我們在第一个場面里看到的那个飛行員。他全身都湿透了，疲憊不堪，勉強站得住

脚。他竭力挺直了身子，用瘠哑的声调报告：

“简直没有办法去发现‘马勒特’号……因为汽油就要用完了，我只好飞回来……”

阿廖申一声不响地垂下了头。

机械师沉默地站在那里，可是由于内心的不安他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在呼喊。

飞行员对这种沉默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怀着飞行失败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，急促地说：

“要是说能见度……连帽檐都看不到！云彩把飞机压得离水面只有十公尺到十五公尺那么高……波罗的海的海水像开了锅似的……雨下的大极了……简直是水连天天连水……”

他不说下去了，擦了擦淋湿的脸。静默无声……

“契卡洛夫呢？”阿廖申小声地问。

“自从我们分头去寻找主力舰，就没有再碰到。”

“休息去吧，”阿廖申一面走开一面简短地说。

飞行员站了一会，又过了一会，才跟在阿廖申后面走去……

“雾太大，找不到机场……我好不容易才降落下来……一点火光也看不见……”

阿廖申犹心地站下了，朝那停着几架飞机的方向喊道：

“把所有的信号弹都放起来……把干草垛点起来……”

像回音般，从大雾里传来声音：

“一齐射击！”

信号弹带着啪啪声飞向天空——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几十颗信号弹……几处干草垛在大雾里燃烧起来。一些点

导火綫的黑色人影奔忙着。

阿廖申、忘記了疲勞的飛行員和機械師仰首望着天空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他們緊張地傾听着。一片寂靜。

“一定是燃料用完了……”飛行員小聲地說。“他不是淹死了就是碰到船上去了……”

“會飛回來的……”老機械師像是絕望又像是有信心地喊道。“要是汽油用光了，他會靠着自尊心飛回來的！”

阿廖申使勁地揮了一下手，於是又有一排信號彈飛向天空。

飛機場上响着令人不安的射擊信號彈的聲音……三個人一齊對着看不見的天空凝視着。

突然，從大霧里悄悄地鑽出一架飛機來，它開始降落……

三個人同時朝飛機奔去。

一個又矮又壯的人影離開了飛機，迎着他們走來。

阿廖申跑到半路，忽然又停了下來。他定了定神，以一種無動于衷的神氣等待着走過來的軍官……

契卡洛夫用他那一貫的步法走着：不慌不忙，搖搖擺擺。

他好像變瘦了，飛行帽歪在一旁，一綹頭髮貼在前額上，只是在他的眼睛里還流露出笑意。

他舉手敬禮，用嘶啞的聲音報告：

“任務完成了……發現了敵人的艦隊……把通信筒投在主力艦‘馬勒特’號上了……”

阿廖申斷斷續續地、用公事上的口吻問道：

“您是怎么在大霧里找到的？您確信是投給‘馬勒特’號了嗎？”

契卡洛夫微笑了一下，帶着輕微的、勉強能覺察到的諷刺的聲調回答：

“指揮官同志，我沿着船弦飛過，唸了船名。”然后又譏笑地問：“命令我回到禁閉室去嗎？”

在阿廖申威嚴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，他吼道：

“還原①……鬼東西！”

大隊司令部的辦公室里。陰霾的天氣。一般的日常生活。

契卡洛夫和他的忠實的空勤機械師在領薪簿上簽了名。他們和諧地對唱着，朝門口走去。

契卡洛夫彷彿在估計自己的財富，看着手掌上的一迭鈔票……

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，

對我都是一個樣……

巴勒·巴雷奇邊唱邊跟在契卡洛夫後面走，同時仔細地數着錢數。契卡洛夫斜睨了一眼他朋友手裡的錢，毫不客氣地說：

“巴勒·巴雷奇，把錢給我……”

巴勒·巴雷奇無可奈何地、慢吞吞地拿出一部分錢。

愛情早已被我

① 軍隊中取消原令的口令。——譯者

忘在腦后……

契卡洛夫毫不留情地說：

“都給我……”

巴勒·巴雷奇哼了一聲，猶豫了一下，用憂郁的眼光掃了契卡洛夫一眼，把錢交了出去，然後又在耳朵後面搔了搔……

讓他們罵，讓他們笑……

契卡洛夫用敏捷的動作，像洗牌一樣，把拿過來的這份錢跟自己的那份錢摻在一起，然後分成同樣多的兩份，把一份伸給巴勒·巴雷奇。

“咳……”巴勒·巴雷奇生起氣來。“你算了吧，瓦列里·巴甫洛維奇。”又堅決地加上了一句：“我不要！”

契卡洛夫用一種滿不在乎的自以為了不起的神氣說：

“你是跟誰一塊飛行——跟契卡洛夫！咱們要是出了事故，你跟誰一塊死——跟契卡洛夫！那麼，什麼都要一人一半……”

巴勒·巴雷奇收下了錢，友好地結束着對唱：

對我都是一個樣……對我都是一個樣……

他們兩人都心平氣和地，像孩子般高傲地把自己的那份錢塞進口袋里去了。契卡洛夫打開了通向外面的屋門。

傾盆大雨仍然嘩啦嘩啦地下着。

巴勒·巴雷奇用一種嘲笑的眼光注視着契卡洛夫。

“去也是白去，”他微笑着說。“反正她不會冒着雨來……”

契卡洛夫帶着一種鄙視的神情，斜視着巴勒·巴雷奇

說道：

“來找我嗎？……”

彼得保羅要塞的輪廓籠罩在大雨的薄霧里。

契卡洛夫兩手揣在口袋里，站在“夏季公園”的柵欄旁，東張西望。

落着雨的馬路閃閃發光。

沿河岸的街上空無人迹。

孤單的民警的黑影。他身上穿的那件帶風帽的雨衣，也在雨里閃着亮光。

奧麗加出現了。契卡洛夫微笑了一下，可是沒有迎上前去，他等待着……

奧麗加低着頭，鞋後跟發出噹噹的響聲，幾乎是在雨里跑着，朝他奔來……到了跟前，她立刻仰起了她那濕漉漉的、帶着笑容的臉。

“瘋子……”奧麗加的眼睛閃着快樂的光芒，她友善而愉快地把濕手伸給了契卡洛夫。

“為什麼？……”契卡洛夫不慌不忙地從口袋里抽出手來，安靜地問道。

“咱們現在到這兒來幹什麼呀？……”

“怎麼說幹什麼？”他安詳地做出不理解的样子，然後做了一個很優美的手勢，指了指公園的入口。“‘夏季公園’……咱們來散散步……”

“冒着这么大的雨？！”奧麗加快樂地表示驚奇。

“嗯……”他望着天空，漫不經心地、拖着長聲說。

“不要緊，”他安慰奧麗加。“我已習慣了……”

奧丽加起先帶着困窘的樣子瞧着他，然後露出了譏笑，最後笑了笑，就第一個迅速地走進“夏季公園”。

半禿的、由於下大雨而變得黑暗的樹木，濕淋淋的、彷彿凍僵了的雕像，落葉，水窪。大雨滂沱。

他們順着泥濘的小徑緩慢地、用散步的步子走着。默默無語。

“喂，您倒是快說呀，是怎么回事兒……”她終於忍耐不住了。

契卡洛夫斜視了她一眼，馬上又朝一旁看去。他用低音嚴肅地問：

“您知道那首‘無論受苦或享樂，對我都是一個樣’的抒情歌嗎？”

她搖了搖頭，眼睛在微笑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斜視着她說：

“當我飛上天空的時候，我總是盡情地唱……”談起飛行的事，他覺得自己充滿了信心。他逐漸地熱衷起來。

“只要飛機一離開地面，我就把‘對我都是一個樣……’不停地唱，于是就飛呀，飛呀，飛呀……”

她帶着極大的興趣打量着他，可是突然驚慌地站下了，左顧右盼地問：

“咱們怎麼走過去呀？”

一大片水窪。

契卡洛夫瞧了瞧水窪，然後又瞧了瞧奧丽加；他的眼光從她的頭上落到她的腳上……

他穿着一雙結實的馬靴……而她那瘦瘦的腳上穿的是

一双又髒又湿的可憐的小皮鞋，袜子上也濺滿了泥……

瓦列里不加思索地抱起奧丽加，對着水窪徑直地走过去……当他抱起她来的时候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似的，可是后来他的臉上緊跟着就显出一付緊張而又担心的神情，就像他拿起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沉重的物品似的。因此，他對她連望都不望一眼，他淌着水窪走去。他走過了水窪，可是還不把她的放下來……

這種意外使奧丽加沉默了一會兒，但是她竭力做出不理會這陣沉默也不懂得其中的意思的樣子，急忙問道：

“您到底要告訴我什麼呀？”

她動了一下，想掙脫開來……

但是契卡洛夫把胳膊夾得更緊，不放开她。他沉默地，同時由於內心緊張甚至有些愁悶地抱着她繼續往前走。

奧丽加却帶着害怕的樣子瞧着他，她已經有些感到煩惱和不安地說：

“您怎麼不說話呀？喂，倒是說呀……”

契卡洛夫一聲不響。奧丽加竭力想掙脫開。

契卡洛夫並不看她，把胳膊夾得更緊了，嘟哝着說道：

“我怕。”

奧丽加開始有些不知所措，然後想使自己振作起來，用一種輕蔑和驚訝的聲調說：

“可是人家跟我說您很勇敢……看來您卻原來是個胆小鬼……”

瓦列里看了看她，於是……可能也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，俯下身子吻了她一下。

奧麗加用力推开了他，几乎是撞了一下他的前胸，掙扎起来。契卡洛夫笨拙地把她放在地上。

奧麗加迅速地、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她咬紧嘴唇走着，尽量憋住就要發出来的笑声。

契卡洛夫叉开腿，兩手抱在胸前，臉上帶着几乎是讚美的神情，目送着她。

水筐里有一个用打字机打着奧麗加名字的信封，夾在一些落叶当中，正在慢慢地往水里沉。

契卡洛夫迅速地揀起那个及时發現的信封，瞧了瞧它，于是毫不迟疑地取出里面用打字机打的信，讀了起来：

我有重要的事相告，并且要不让隊里的人知道。今日十八时三十分在特洛伊茨克桥恭候。阿廖申。

“是指揮官！……老爹欺我太甚！……”

他看了看信，瘋狂地把它揉成一团：

“把你这个老家伙也给揉成一团……”

契卡洛夫用力把信扔掉，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契卡洛夫扔掉的紙头沉到水里去……在一小块紙上还能看得見：

“恭候。阿廖申。”

傍晚的太陽。

奧麗加和阿廖申从沿河岸的街上轉到特洛伊茨克桥上。几輛电車和公共汽車从一旁駛过。一些过路的行人。阿廖申焦急不安地摸着自己濃密的大胡子。

一輛电車駛过，遮住了他們。透过喧鬧声，听得見阿